

风云瞬息

● 关山复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辽)新登字第9号

风云瞬息
关山复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宽甸满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75 字数:140千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责任编辑:张秀英 封面设计:春友
责任校对:沈园

ISBN 7-5610-2438-2

Z·53 定价:12.00元

序 言

山复同志送来准备出版的文集稿要我看看，并且希望我能写一点意见作为序言。按彼此的友情，我是义不容辞，乐于动笔的。

文集稿看了两遍，引起了往事的追怀，有欣慰，也有感慨。我和山复是大学的同学，一起参加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抗战开始，一起从太原出发上太行山打游击；一起在中共冀豫特委领导下工作。后来他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去了延安，我留太行区直到日寇投降。解放战争中，他在北满，我在南满，不通音问。待沈阳解放，我们才又在东北局见了面。以后虽然不在一起，但交往的机会却多了，以至“文革”中同遭厄运之时，还能相偕去京西樱桃沟小河边喝酒野餐，令不相识的青年误以为我们十分“暇逸”。所以，山复編集这些文章和诗所涉及的人和事，大部分我是熟悉或约略知道的。

诗不用说了，就是各类文章，山复笔下俱见真情。他直抒胸臆，不从俗，不溢美。其关于民族工作的几次会议发言，乃言人之所难言，着眼于尽自己的责任，而由于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对自己不幸的遭遇，则采用曲笔和对当事者没有指名道姓，这是不得已，也是与人为善，现在只

能这样子。

写回忆文章难免涉及人和事的功过是非，过去要为尊者和贤者讳，现在又加上我们时时顾及政治影响，因而不便秉笔直书。我期望，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这种“讳”能够日见减少；也期望不露真情、多用套话的应景之作能不再滥占报刊的大量篇幅。

文集稿中《回忆一九三六年北平撤销共青团的情况》、《〈中国东北史〉序》和《关于柏烈伟和伊凡诺夫的几点情况》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怀念魏震五和徐有益的文章充满革命同志间的情谊，是两篇感人的佳作。我尤其爱读《悼赵雪寒诗三首》。赵雪寒同志我很相熟。一九三六年“六·一三”大游行，我们东北大学部分同学在景山附近被东北宪兵驱赶，赵雪寒（那时叫赵新莲）被打倒在地，胡开明同志（那时叫胡琨）上前扶她起来。当时群情激愤，齐声责骂，其情景至今思之，如在目前。她一生坎坷，中年离了婚，没有子女，又被划成右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到吉林省委工作，她在长春吉林省财贸学院图书馆当管理员。对她的含冤负屈，我无力为之辩白，只剩下凭老同学的关系以礼相待的份儿了。一九七八年冬，她的右派处分终于得到“改正”，调回北京国家商业部，但是没有几年就因病故去了。读文集稿的诗三首，我的伤悼之情，实与山复共之。

高 扬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五日

作者自序

诗文选集《风云瞬息》将付梨枣，我的心情不大平静。

这文集为什么叫“风云瞬息”呢？那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多事之秋，风云变幻莫测，灾难事件频仍，而且变起仓卒，如出于瞬息之间。论形势变化，我们经历过“九·一八”和“七·七”事变，经历过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论事件之多，从整顿三风和以后的土地改革起，直到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其中出现的各种大小事件，真是不胜枚举。这些事变和事件，使我们得到不少考验，也使人们遭受许多折磨和坎坷，烙印是普遍而深刻的。

收入本书的诗文，全系我在“史无前例”之后写作的。从前的诗文，纵使有可取之处，也宁可置之度外，以示划时期弃旧图新之意。

本文集分为《怀念篇》、《民族篇》、《杂文篇》和《旧体诗篇》四个部分。所有诗文，均以写作之先后为序。

《怀念篇》有十一篇，全属怀念往日的上级或师友的。这些人都已先后作古，可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长存的。这些人并非尽是我的至爱师友，而我的至爱师友也远不止

这些人。只是有许多人我还未及为文怀念之。无论写了的还是未写的，不是出于友谊的深浅之别，而是机遇使然。在我旧日知交和挚友中，值得怀念的莫过于邹鲁风（邹素寒），可是由于时间流逝，材料失佚，再写他已很困难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一些诗文中不止一次地流露过对他的怀念之情。在今年刚辞世的，有老妻王东瑜（王珏），还有至交赵天野。天野与我，数十年堪称莫逆，可是要再写一篇怀念他的文章，已非易事。而且至爱莫过于妻子，相与半生。就从她来止笔，我对未写天野也就无憾了。我所怀念的也不止于这十一篇、十二人，在诗作及其他文章中也怀念了另外一些友人。

原来拟定，凡属《怀念篇》中的师友，在出版时各附照片一张。却未料到精心保存多年的徐有益的照片竟而不见了，而他的像片是无法再得到的。遍寻无着，托旧日友人另觅一张也未得，这就只得付之阙如，使我快快不快。

《民族篇》八篇，多系有关满族问题的。其中，《谈谈满族》纯系正面文章；而其他几篇中却有些是带有论战性质的。既属论战，原来词句总不免有尖锐之处，付梓前已略加修改，温和一些。

《杂文篇》八篇。我非作家，更非老作家，没有什么即景生情的纯文艺散文。说是杂文吧，也并非讽刺性的作品。这些文章大体上是回忆或纪念之类。只有《只知其二，不知其一》属于抒发己见的探讨性文章。

《旧体诗篇》(包括题字四件),数目不多,总计有四十九首。我不是诗人,笔下缺少诗情画意。我的诗,多是叙事的,间或也有抒情的。我常自问:这些也算诗吗?只有一点我是做到了,我的诗是合乎韵律的。老实说,我这是痴人说梦,功夫也不深。作为开篇的,是戏作《花甲自寿七律五首》。这约略地概括了我的一生,写出我的经历和情怀。真是五味俱全,几多乐趣,又几多辛酸。这五首诗,始作于浩劫时的重病中,原为口占。那几年是健康缓慢恢复期,不拘晨昏或白日,就是走在路上,心里和口中也都念念有词地默诵它。这样就不断地遣词择句,最后变成这个样子。

或许有人说,这些诗文有点近于“伤痕文学”。不错,我笔下的一些人和事,确实伤痕斑斑,可这全是真实的,并无虚构。而我所描绘到的,只有不及,并无过之。我不同意反对“伤痕文学”。古往今来,“伤痕文学”多矣哉!那些作品大都是深入人心,经久不衰的,你反对得了吗?我国古训有“居安思危”、“多难兴邦”,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等。提到大灾难时,古人常言“可为殷鉴”。倘不如此,反而昏昏噩噩,醉生梦死,真或“国亡无日”了。这是危言耸听吗?请认真读读柳宗元的名篇《敌戒》吧,那些诸如“惩病克寿,矜壮死暴”之类的警句,是深有哲理的。

因为不回避坎坷,我写某些诗文,都是深深浸入悲伤之中,而不是轻松的。从这一点来说,这类诗文倒是“不可多得”呢。

在我的诗文集问世之际，蒙老友高扬同志赐序。在某些问题上，他的思绪实与我共之，这是对我的砥砺。

诗人、编审、老友路地先生，年逾花甲，在忙碌中为我安排文集的印刷和校对。张秀英女士作为这文集的责任编辑，操心出力不少。而这本文集因种种原因，迟迟成书，拖延了出版时间，也很对不起他们。

我的家乡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资助了这本书的出版，我在此一并深致谢意。

关山复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初

目 录

序言	高 扬(1)
作者自序	(3)

· 怀念篇 ·

“闻琴泪尽欲如何” ——怀念魏震五同志	(3)
曼殊文坛两巨星 ——忆老舍和罗常培两先生	(10)
豁达宏度,顾全大局 ——怀念林枫同志	(16)
“有气有节有骨髓” ——怀念高崇民同志	(29)

“洁比水仙幽比菊,梅香暗动骨弥坚”

——怀念曹靖华师翁 (37)

倜傥豪放,达理通情

——怀念周保中同志 (44)

一个顽童的成长

——怀念徐有益同志 (56)

“少将”平反,“副官”沉冤

——怀念石光同志 (63)

资深功著,仗义执言

——怀念陈养山同志 (67)

命途多舛,历尽坎坷

——怀念杜绍西同志 (73)

高山流水,失我知音

——怀念刘敬之同志 (88)

· 民族篇 ·

关于建立满族自治地方问题 (97)

祝贺《满族研究》创刊 (102)

指导民族工作应该遵循法律

(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次会议吉林省代表团全团会议上的发言) (105)

谈谈满族 (108)

关于建立东北民族学院的呼吁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吉林省代表团全团大会上的发言) (117)

对两个“基本完成”的看法

- (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吉林省代表团全团会议上的发言) (120)
- 庆祝东北民族学院培训中心落成 (125)
- 《现代满族英烈传》序 (127)

· 杂文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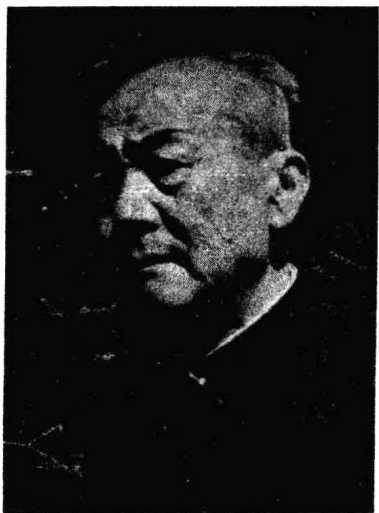
- 关于柏烈伟和伊凡诺夫的几点情况 (133)
- 回忆一九三六年北平撤销共青团的情况 (136)
- 《中国东北史》序
——兼忆东北文史研究所 (141)
- 在德惠县解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日) (145)
-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吉林省的统战工作条件问题
(给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委同志的信) (149)
- 忆北平东北中学的成立 (155)
- 只知其二,不知其一 (160)
- 在东北大学等四校北京校友会纪念“九·一八”六十
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八日上午)
..... (165)

· 旧体诗篇 ·

- 花甲自寿七律五首并序 (171)
- 悼念佟云同志七绝十首 (175)
- 痛悼周恩来同志七律一首 (179)

悼马文良烈士七律一首并序	(180)
怀念车向忱同志古体四言诗四首(仄韵).....	(182)
第二、三次云南行诗三首	(184)
春城大雪撼意并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三旬大庆	
重过大理	
与李新同志偕游邯郸和其诗并步原韵	
(七绝一首并附李新原诗).....	(187)
怀念于毅夫同志七绝四首	(188)
十年忌辰怀念李都同志七绝十首	(190)
参加敦化县中共党史资料座谈会留言	(194)
悼赵雪寒同志诗三首并序	(195)
颂曹靖华师翁七律一首并序	
(贺九秩华诞)	(197)
赴南昌列车中口占	(199)
于蓝同志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五十年志庆.....	(200)
为《北镇县志》题词	(201)
为滕绍箴同志著《清代八旗贤宦》题词	(202)
为东北民族学院培训中心落成典礼题词.....	(203)

怀 念 篇



“闻琴泪尽欲如何？”

——怀念魏震五同志

魏震五同志于一九八零年一月五日，在广东治病疗养期间，溘然长逝，至今已经五年了。

震五同志原名魏启新，一九一三年生于辽宁省西安县（现为吉林省辽源市）。他是抗日战争以前我在北平东北大学的同学，在“一二·九”运动中开始相识。多年以来，我们不曾在一起工作，来往也少。惟到晚年，过从颇多，友谊甚笃。

近几年，我常怀念震五，若干往事，不时涌上心头。

当年“一二·九”运动初期，北平东北大学的反动当

局(秘书长、代理校长)王卓然,勾结北平宪兵(即原东北宪兵)司令邵文凯,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清晨从东北大学逮捕了四十六位同学,被称为“二·二三大逮捕”事件。当时震五同志是被捕者之一。

“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有两次抗日大游行,继而有一九三六年初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活动,举世震惊,敌伪惶恐。北平当局疯狂镇压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各校相继有学生被捕,白色恐怖弥漫一时。此刻,东大救亡同学多次商讨对策,结论是只能坚持到底,不能放弃救亡阵地。逮捕行将发生,已在预料之中。震五因为早年参加过共青团,警惕性较高。在二月二十三日凌晨宪兵搜捕时,急中生智,潜入学校厨房,系上围裙,脸上涂以灶灰,炒起菜来。不幸的是被预先混入校中的宪兵侦探识破,以致震五未能摆脱逮捕。这件事,后来成为一些老同学惋惜中的笑料,震五遂被戏称为“厨子”。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虽曾同在晋东南(不久我去了延安),却未能相遇。一九四七年冬我过哈尔滨才晤一面。(同时也见到原先未能和我们一道回东北的柳文同学。)以后在沈阳老东北大区时期,他任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有一段时间我们同住在北陵大院,但是彼东我西,又非同行,不常聚首。

后来,震五被调到国家农业部,并担任过副部长。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箴言,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他开始蒙冤,叫作“犯了严重错误”,

遭受批判斗争。什么“错误”呢？由头是所谓“农展馆问题”。这可又是什么问题呢？原来震五兼农展馆党委书记，馆长则是一个老红军出身的干部。当时曾有人投书举报这个馆长有贪污腐化问题。震五曾找此人谈过话，并向农业部党组汇报过。但不久震五因公出差，未能及时查究此案。而这个馆长看到形势严峻，投入苏联使馆“避难”，事情就复杂化了。可是，震五与此案，只能说有些“失察”、“失职”，并无同罪。如此而已，又何劳那样兴师动众，大张挾伐呢！一九六四年夏秋，我奉调到京，正值震五等待“处理”。他告诉我，安部长找他谈过话，说“不给处分了，但是得下放锻炼。至于去什么地方，全国六个大区、哪个省都任凭你挑选，可是只能担任县一级的工作。”他同我商量去处，我劝他到吉林，他同意了。还是我向中共吉林省委推荐的，省委表示欢迎并接纳他到吉林。以后他被任命为农安县副县长。

震五同志病逝于一九八零年初，当时他早已调回北京工作，而追悼会却开在当年年末。为何迟迟不能召开？原因是家属请求为逝者作个平反结论，有些老友也为之呼吁，但却受阻。中组部答复是：“没有把魏震五当作是犯错误，一九六四年去吉林是正常下放。”其实，谁都知道，震五遭受过批判斗争，当时的中监委还派出一位资历深的副书记，带着工作组常驻农业部督战。批判震五的发言，有的出自中监委和中组部主要领导人，并曾通过中央的干部会议带到各地。如此等等不寻常的情况，能说成